

KAIZAI XIANGYATA

开在象牙塔的

DEMEIGUI

作者、陶子

玫瑰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KAIZAI XIANGYATA

开在象牙塔的

DEMEIGUI

作者／陶子

玫瑰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开在象牙塔的玫瑰 / 陶子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
美术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8-3073-3

I. ①开…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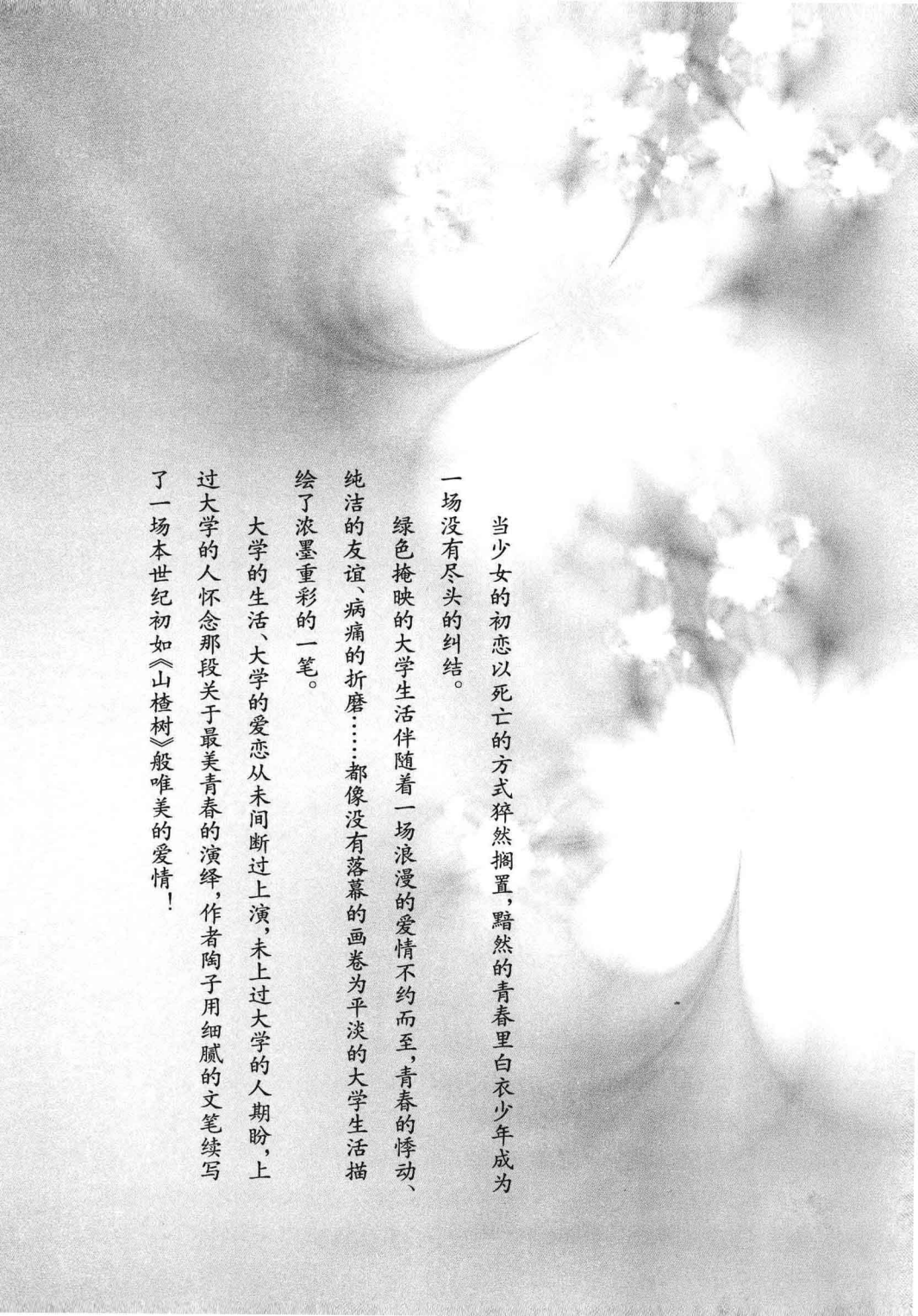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3217 号

《开在象牙塔的玫瑰》

Kaizai xiangyata de meigui

作 者 / 陶 子
博 客 / <http://taohuaxi1981.blog.163.com/manage/?login>
出 品 人 / 金海滨
责任编辑 / 李文博
整体设计 / 陈丹凤
责任校对 / 张一墨 曲 莹
出版发行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 / 150016
发行电话 / (0451)84270514
网 址 / www.heimei001.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制
开 本 / 148 × 210 毫米
印 张 / 5.75
字 数 / 101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8-3073-3
定 价 / 24.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当少女的初恋以死亡的方式猝然搁置，黯然的青春里白衣少年成为一场没有尽头的纠结。

绿色掩映的大学生生活伴随着一场浪漫的爱情不约而至，青春的悸动、纯洁的友谊、病痛的折磨……都像没有落幕的画卷为平淡的大学生活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爱恋从未间断过上演，未上过大学的人期盼，上过大学的人怀念那段关于最美青春的演绎，作者陶子用细腻的文笔续写了一场本世纪初如《山楂树》般唯美的爱情！

每天我们都在经历着陌生的人,莫名的事,能把一切都看清的是上帝,而我们只是芸芸众生……那时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校园里再次遇见这个女孩,更不会想到会深深地爱上她……

第一章

人生其实就像正在前行的列车,一站又一站,总有一些人上去又总有一些人下来。在这上下之间你无法预料谁会与你擦肩而过,谁会陪你一直走到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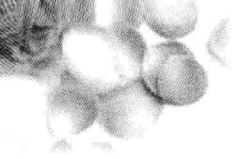
可能是经过一个小站,火车鸣了笛之后依然在铁轨上欢快地奔腾。方舟突然感觉有点乏,从上铺下来拍拍在下铺听音乐的大磊,准备到两车厢连接处转转。

站在车厢连接处,从这个角度看,整个车厢都弥漫着一股散漫自在的味道。因为即将开学,这趟车很多旅客都是和方舟一样的学生,是啊什么高考,什么约束,什么烦恼,全因为高中生活的结束而划上了句号,大学生活就像蒙着面纱的少女在向他招手。

方舟回头看看大磊,他已经摘下耳机正在和对面的两个女同学云里雾里地侃。也不知他说了什么,逗得两个同乘的女孩哈哈大笑。

这个田大磊天生一副侃爷像,虽然长相有点意外,但就凭借这一个肥脑袋一副圆眼镜,一张肥嘴巴闯荡天下。据他自己说他们家是满族正白旗的后裔,这个方舟无从考证,但他爷爷方舟见过,如果拿个鸟什么的往大街上一站,名副其实的老北京爷儿。

也真是怪,方舟就是摆脱不了这小子。幼儿园睡在一起也就罢了,小学又死缠烂打地混在一起六年。中学好容易清闲了几年,谁知上了



大学他又即将是他的上铺的兄弟，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情谊！

对于这样的关系田大磊也颇有微词，凭什么从小到大你方舟总是主角。幼儿园时方舟就有小朋友给糖，而他只有收集糖纸的份儿，上中学时方舟收情书，他只有给人传情书的份。就连自己的老北京亲爷爷都说，你们一起出去人家方舟一看就是阿哥，时间久了田大磊同志也是没有了怨言，而是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角色。

这不，人家方舟出去看风景，田大磊才抽出点空找对面的美女聊聊天，要是方舟在这样的机会田大磊同志是不会独享的。

方舟看看窗外，风掠杨树、绿草及膝，典型的北方景象……还来不及欣赏就滑出了视线。他忽然间就有一种迷失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点怪，但他很喜欢这种旅途的感觉。

与其说他喜欢坐车，不如说他喜欢坐车的感觉。来时，妈妈要为他定机票，被他拒绝了，他喜欢旅途中这种不断向前，却又充满了未知的感觉。

忽然车一晃，他下意识地转了一个身，目光正好把临车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个女孩靠近车厢连接处，在卧铺座椅上背他而坐，还来不及思考，一头乌黑的长发先盖住了他的眼睛。

那个车厢到处也溢满了年轻的笑声，而女孩好像一点都没被感染，她侧着头看着窗外。因为背对方舟而坐，加上头发遮住了她的侧脸，方舟无法看清她的模样。不自觉地，方舟也把目光移向窗外，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景致，一样的树，一样的草。

方舟牵动嘴角笑笑，现在的女孩子都有自己的意境。要么新新人类，满嘴离家、流浪、蹦极，反正怎么吓人就怎么彰显个性；要么琼瑶阿姨笔下的痴怨模样，动不动我们女孩子怎样怎样，说要伤心无论如何也要挤下一滴眼泪；要么带着张爱玲女士的清高，生存对与他们来说是小 case，男人也就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方舟觉得无趣，刚要转过身，车忽然就进了隧道，他只有再次站

好。大约两分钟,车内才重现光亮。不知什么原因,方舟又把目光又移到女孩子身上。奇怪的是她仍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似乎根本未意识到车经过了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

一分钟、二分钟……大约十分钟过去了女孩子仍然没有要转过来的迹象,只是偶尔动一动放在桌子上的手,那是一只漂亮的手:纤细洁白,阳光洒在上面晶莹剔透,犹如一截一截似有似无的美玉,尤其是手指光滑细腻,软绵无骨,每当她用力按住书,方舟好像感觉到了自己皮肤的颤动。

方舟想,这样的手握在手中一定是细滑而冰凉的,方舟对漂亮女孩有超凡的免疫力,但唯独对女孩漂亮的手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每当他看见漂亮的手都有想去抚摸的冲动。有时他也会觉得这个想法很龌龊,但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与思维无关。田大磊就曾经取笑他,将来给你找个手模女友算了!

方舟的目光就在窗外、车厢、女孩中移动,窗外的风景在动,车厢内的人在动。唯有女孩子的姿势一直不变,她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窗外。

她到底在想什么?方舟搞不懂,但方舟知道,自己一动不动是想看看她的脸,他相信自己能读懂一个人的脸,尤其是眼睛。

“砰”又是强烈的震动,大概是走在车轨交接处,那本书随着震动而滑落。女孩子一惊,低下头去拾书。

一头瀑布般的长发突然倾泻,方舟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团黑色的瀑布里,并且正在一点一点地沉向潭底。

仍旧看不清她的脸,人有时就会这样莫名其妙地无理,越是看不见越要看。直到她把书拾起,静静地撩起头发又撩开书,方舟才看清,那的确不是一张美的醒目的脸。没有哪个器官值得骄傲,但组合在一起却清秀和雅致,也很干净。用干净来形容她的皮肤似乎又更确切些

.....





奇怪的是，她的表情好似清墨渲染过的山岚雾气，明明是思绪万千却又不着痕迹，那如烟如雾的一缕思绪，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即使看见了也看不清。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孩？方舟心底发出一声轻叹。

管他呢？擦肩而已，每天我们不都在经历着陌生的人，莫名的事。方舟突然掉转身向车厢走去，那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校园再次遇见这个女孩，更不会想到会深深地爱上她。

若不是刚才的震动，柳如梦恐怕还沉浸在回忆中。

快两年了，两年，一段不长但也不短的时间，她实现了一个夙愿，却突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她不相信自己的坚强就如同不相信他的离去。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懂得，死亡就意味生命的结束，但她到现在似乎也不愿相信原来年轻的生命也可以飞逝。

“我带你去看雪。”无论什么时候，这句话都一样的真真切切，只是说这句话的男孩不在身边罢了。她喜欢雪，没有为什么，一种感觉而已，可惜南方的雪总是稍存即逝。

还记得那天放学漫天雪花，走在校园里她总想抓住一两片，可抓住的总是冰凉的感觉。

“我带你去看雪。北方有一个真正能存在雪的城市。”

就这样一句话使她感觉雪在手中融得更快了，并且没有了凉意。只是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第一次他说时，她十六岁，他十七岁，他们正上高一。

“我带你去看雪。”

最后一次他对她说的仍是这句话。

其实让她一个人默默品味那种感觉她也就心满意足了。世上有什么比为一个人高兴、羞涩、焦灼……更好的事情呢？

当时她从未想过他的回应，因为回应了就该被称为早恋，而自己承担那份美好充其量也不过是初恋。早恋，是应该被制止的，但初恋不



是……

没想到的是他的心中也有一份初恋。当梅老师也就是他的母亲将他的日记送给她时她就知道了。“或许他更喜欢你替他来保管。”那是一个开明又美丽的母亲，儿子的优秀不能说与母亲无关。

男孩的日记

★★年★★月★★日 晴

书上说：“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但一个活着的人如果没有醉饮过爱情的琼浆他就不能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人生。”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爱算不算爱情，但我知道喜欢她：她的笑、她的温婉、她的依赖，一切的一切。

她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懂她的眼眸，她的含羞，和她的温柔……但我更懂爱对男孩子来说更是一种责任。在我没变成男人之前，在我没有足够的力量之前，我不会告诉她我的爱，无力的爱可能会是一种伤害。

每当如梦想起这段话，心中就充满了一种圣洁和安慰。她记得她看过这样一段话：“爱情没有永恒，永恒的是太阳和月亮，可我们不是太阳和月亮，所以非要爱情永恒，那只有死亡和离别。”

既然她已经把最美的记忆凝成永恒，她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克服的？所以近两年的孤灯为伴，埋头苦读，她连眉都未皱一下，更没说过一个累字。

可真正接近了这个存住雪的城市，如梦陷入了一片茫然……

下了车还没站稳，安齐就被人群涌了出来。

“爸、妈，我在出站口等你们。”安齐一边走一边向后面的爸爸妈妈招手。

安齐也是今天开学报到，一早，爸爸妈妈都陪同着她登上列车来到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报到，还好，就几个小时的车程不算远，所以他们也没奢侈到做卧铺。但列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一路上整个车厢





都被一种糟烂的气息围绕,再加上一些无素质的人挤来挤去,安齐简直忍无可忍。但今天看在开学的份上,安齐决定用天使的胸怀饶恕这些无知的人们。但另一方面,安齐也越来越肯定自己内心的目标:将来必须要过有品质的生活!

出了站台到了火车广场更是壮观,因为各大高校都开学,几十条五彩缤纷的迎新条幅把车站广场装点得像礼堂一样喜庆,给人的感觉不是要开学而是要赶去结婚。

安齐朝后看一眼,爸妈还在“英勇奋战”。也真是的,他们恨不得把家都搬来,她的书、衣服、小食品甚至连如厕的卫生纸妈妈都要亲力亲为的从家给她带来。安齐心想,其实多带一点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她也知道在他们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她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爸爸妈妈的钱基本上都是为她花了,但是她有时候就是看不起妈妈一副小市民的样子,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与她理想中的总是有一定的差距。

“哎!挤死了。”妈妈终于冲了出来。

“谁让你带这么多东西?”安齐有点不屑地说

“你这个孩子,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妈妈一边抹汗一边叨叨。

是啊为了她开学,妈妈费了不少心思,最近几天都没睡好,看见妈妈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安齐赶紧搂住妈妈的脖子撒个娇。

“哟,生气了?真是个小气的妈妈。”

妈妈的嘴角立刻扬了起来,对于这个宝贝女儿,她也是心里有数的,虽然任性了一点,但也是很争气的,那么贪玩的一个孩子整个高三极力收敛性子,认认真真地考大学。今天大学报到,她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这么多东西,要不要到那边打个车啊?”出了站台,爸爸请示妈妈。



“打什么车，你看那边有学校来接站的校车，这种没必要的开支还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打车能花几个钱？安齐在心里撇撇嘴，老妈呀老妈将来女儿一定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有品质的生活。

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果然飘着几条招摇的条幅，条幅下有一排咨询台，很多人在那忙碌。突然，一辆已经装了不少人的大巴停在面前，她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被涌上了车。

“今天招谁惹谁了。”安齐嘟囔。她刚站定，车门一下子关上了。

“唉，别关门，我们还没上去呢！”不少人在下面嚷，这其中就有安齐的爸爸妈妈。

“别再上了，再上就超载了，没上来车的家长请坐下一辆车。”一位戴学生会袖标的家伙说。

直到现在安齐才明白她被涌上了校接站的通勤车，在车开动的刹那她看到妈妈背着大包小裹还在拍门，此刻她的心有一点不屑也有一点酸楚。

如果一个人两次被挤来挤去还能保持天使的心胸，那肯定是天使她妈——魔鬼。总之，到目前为止，开学的所有喜悦已经荡然无存。安齐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像游戏里一样，手持一把刀，杀向她认为每一个多余的人，却只听到一个声音：杀杀杀，把她讨厌的人全都除掉。

直到站在校园内，她的心情才好转。一方面是由于这里自由的空气感染着她，瞧吧，无论是拥抱着的情侣，满腹经纶的教授，还是花草树木都透着几分随意。另一方面是因为自信，安齐知道，如果不是在刚才那种混乱状态，别人无法忽视她的美丽。美丽是女人的免签护照，她相信这句话。

美是什么？美就是焦点，只要给她一个空间她立刻就会变成焦点，安齐就是一个在焦点中长大的女孩。这种焦点生活培养了她从来不怕别人的目光，别人越是看她关注她，她越觉得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就像现在这样，她站在学校门口，路过的人无不侧目看两眼，漂亮的女孩不仅养眼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安齐太喜欢这种感觉了，虽然她的大学生活还没真正开始，但她已经预感到她即将成为这个学校的一个焦点。

在别人的注视下她故意弄了弄那烫过又剪短的红短发。现在好像没有人喜欢大红大紫的东西了，米色、白色、黑色、灰色成了一种品味的象征。而她安齐不信，她的理念是衣服只是衣服而已，全凭你穿。也怪，哪怕一枚普通的发卡别在她头上也有特别的韵味。这就是漂亮女生的幸福：镜子里是一个世界，镜子外是一个世界，她拥有两个世界。

“同学，需要什么帮助吗？”一个戴学生会袖标的男生主动送上“护照”，当然是免签的。

安齐未置可否，因为她正在想，她需不需要一个算不上帅的男生的帮助呢？并且是现在。

“同学你不需要帮助吗？”男生似乎没了主意。

“好吧，你有手机吗？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给我爸爸，告诉我爸我在这里等他们？”

“噢，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手机。”那样的年代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手机的，大多数的学生用的都是传呼，安齐其实是一直渴望拥有一部手机的。连手机都没有，还想泡美眉，对他的帮助安齐的心中有一点不舒服。

“不过没关系，那面就有电话亭，把电话号码给我我帮你去打。”

“好吧。”安齐不情愿地说了电话号码。

其实打电话也真是没办法，谁让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等男孩回来，安齐才知道男孩叫郝帅，尽管他不帅。男孩还喋喋不休地告诉安齐他是大二的学长，是学生会的成员，今天是特意来接新生的。

安齐和爸爸妈妈会合以后，男孩带领他们办了很多手续，她从没

想过会这样烦琐,有那么一刻安齐是感激这个叫郝帅的男孩的。办好所有的人学手续已经将近一点钟了,大家才意识到没有吃午饭。

出于对这个男孩的感激,爸爸非要请客。男孩推辞了一下,最后答应去学校的餐厅。但在去餐厅的路上,安齐看见郝帅悄悄地摘下学生会的袖标,真虚伪!

学校的餐厅和食堂还是有所不同的,学校食堂是固定的饭菜,而餐厅即有现成的饭菜,也可以点菜,并且口味要好很多。随便要了几个小菜,爸爸又点了几瓶啤酒,安齐也凑热闹地喝了几杯。也许是来自爸爸的遗传,虽然安齐从来没喝过酒,但在高中同学的聚会上她第一次就喝了三瓶啤酒。从那以后她才知道自己应该很能喝酒。

郝帅趁吃饭的时间,系统地安齐介绍了很多学校的情况,并且承诺有事情安齐可以随时找他,爸爸一再地表示对他的感谢。

妈妈像则在查户口一样,问清了这个男孩年龄、班级、是哪里人,后来又说了些多多照顾齐齐之类的话。而安齐则是一脸的“此事与我无关”,她有点讨厌这个男生,她觉得他有一点虚伪。

安齐承认她从来不拒绝金钱和美丽,但她拒绝虚伪。她觉得自己即使是站在舞台上,表现的也是真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舞台下的人喜欢做戏?比如高中时,她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家庭又不是很好的女同学居然说:男同学的钱和女同学的美一样无知……可是丑陋的女同学和没钱的男同学就真的有知吗?送走了爸爸妈妈,第一次离家的安齐竟然没有失落的感觉。郝帅还准备带安齐在学校转转,却被安齐拒绝了,她现在最想做的是回宿舍睡觉。

“我送你去宿舍吧。”郝帅连续要求了几次。

对于郝帅的坚持,安齐也没拒绝,因为今天真是有点累了,睡觉要紧,明天谁还认识什么好帅,孬帅,真帅,假帅……

开学报道真的很烦琐,安齐准备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了。

相对于别人来说,欧楠算是占尽了便宜。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





不少，“天时”就是她不用赶在高峰期办理手续，“地利”，其实她家就在本市。“人和”，除去高中时的师兄师姐，狐朋死党不说，辅导员第一眼看见她，翻了翻档案就说“你来当班长”。虽然她从小一直担任班干，但这回本来打算清闲一下的。

早早收拾好东西，欧楠又打量了一下这个四人学生公寓：简洁、温馨、大方。总体来讲，她对此还算满意。大概半小时后，随着门砰地一声响，这间公寓迎来了第二个女孩。

“嗨，美女！”欧楠打招呼。现在美女很多，但像这个女孩一样醒目的不多。

“你是？”安齐张张嘴却打了个哈欠。

“我是这的老大。”欧楠索性回答。

“怎么知道你就是老大？”安齐不以为然。

“占山为王听说过吧。”

“好好，就算你是老大好了，困得要死，我要睡觉。”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安齐哼哼呀呀地以最快的速度钻进被里。

欧楠笑着摇摇头，这个女孩真是大方，大白天也要坚持一级睡眠。

如梦走进公寓，第一个看见的是个大眼睛宽额头的女孩。她第一感觉是这个女孩可以信赖，所以她冲她笑笑。笑是如梦表达友好的最佳方式。

“见鬼！”欧楠暗骂一声。

这个女孩子的笑像春风又似细雨，给人的感觉绝不是震撼，却另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就连她都不免心中一软。

“你家在苏州还是杭州？”欧楠问。

“你怎么知道我是南方人？我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城。”

“这就对了，北方生不出你这种女孩。”

“是吗？”如梦又冲她笑笑。

这时，欧楠已经走到她面前帮如梦拿东西，她觉得她需要帮助。

“你是咱们这个宿舍报到的第三位，瞧，那还有一位呢！”

如梦看见一位整个裹起来的女孩子在睡觉，所以尽量轻轻放东西以免吵醒她。

最后来的是肖丽，她比较有意思，人不进来先把头伸进来，脑袋不小，还架副眼镜。

“你好！进来啊！”欧楠说。猜出她可能是这个宿舍最后报道的一个女孩。

“哟，这么多美女！”她吐吐舌头并不打算进来。

“进来吧。”如梦也说，她觉得她很可爱。

“我先侦察一下地形。”

“行了，快进来吧。”欧楠又说。

“那我真的就要进来了啊！但是不要被吓到啊。”肖丽说得一本正经。

“有什么被吓到的？”

“当然，长的有点对不起公寓了。你们以前看见过 1.60 米的身高，120 斤的女孩吧？如果见过我就进来了啊！”肖丽笑嘻嘻地说。

“你太可爱了啊！”欧楠笑着说。

其实肖丽也没有那么糟糕，虽然有点胖，但敢拿自己弱点开玩笑的女孩起码很可爱。

欧楠和如梦见了新伙伴都过来帮她收拾东西，肖丽反而静下来看，好像收拾的不是她的东西一样。她说了声谢谢美女，自己则心安理得像去洗水果吃，呵呵这样的家伙不胖才怪。

“铃……”宿舍里的公用电话竟然响了，只有肖丽闲着，所以去接电话。

“搞没搞错，才开学耶？就有人打电话来。”肖丽说。

“找她的吗？”欧楠指指躺着的安齐，她有这样的直觉。



“不知道，反正叫安齐，她叫安齐吗？”

“是啊，她叫安齐。”欧楠一面说一面把安齐推醒。

“讨厌！”安齐坐起来把睡衣套上。

“哎呀，行了，我今天没有时间。”大家只听到安齐很不耐烦的挂了电话。“做美女就是好啊，开学第一天就有人约啊。”肖丽自语。

看来来电话的人并非安齐所爱，因为刚挂了电话，安齐取出一张电话卡主动和别人煲电话粥，这一聊就半个多小时。

安齐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妈妈的，这让如梦很羡慕，她从来不知道有妈妈是什么感觉，可能就像有梅老师一样吧。

“哦，咱们寝室四个人都齐了。”打完电话，安齐终于意识到人多了，所以她决定该跟大家聊一聊。

语言是女生交流的最好方式，但男生从来都不用语言来交流情感。开学的第一天，一个男生宿舍也在上演类似的一幕。但男生宿舍成立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集体出去大吃一顿。

“吃好，喝好。”田大磊一句话就把今天见面所有的实质都解决了，男生习惯吃饭时交流感情。

这个男生宿舍也有四个人，分别是来自北京的方舟、田大磊，来自本市的李子木和来自农村的李家蓬，但出来吃饭的没有李家蓬，他说还有事情要做，借故走开了。

最后付账时，李子木坚持AA制，大磊只好作罢。但服务员说刚才已经付过了，大磊再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方舟的不同。所以这就注定在他们这种兄弟之间，无论何时他只能有做小弟的份。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组成了，现在看似根本不相关的两个宿舍，之后却引发了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她再出水面已经换了姿势，远远望去既似莲花绽放，又似彩蝶绕膝……那一刻，方舟知道自己再也逃不脱了。

第二章

告别了因高考而卷起硝烟的高中时代，真正开始散漫自由的大学生活，新生们对多彩生活的贪婪就像小鸟终于又重返了天空。尤其像安齐这样的女孩，从军训的那天开始她就在想，我不会再压抑自己的个性。她尽量去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所以军训才一周，几个临近队的教官和同学都注意到安齐这个红头发的女孩。

紧张的一月军训结束，社团开始在校内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社团纳新那一天，社团联合会主席就发表了“百团大战”演说。社字辈的仅文学社就不下三个，团字辈的舞蹈、模特、歌迷、影视……又都各成一派，再加上武术、绘画、书法、环保、爱心各协会助阵，可谓阵容庞大。新鲜也好，好奇也好，刚刚走进大学的人总要凑凑热闹，因为郝帅的缘故，安齐一路走来轻车熟路，舞蹈团、模特队稳操胜券，并还时不时地指点一下室友哪些社团有用，哪些无用。有时她觉得有个高年级的男生关照一下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大学里一般下午是没有课的，晚上的时间更是可自由支配。在公寓里很少见到安齐，她总是一天到晚地忙。晚上回来一般都是“啪”一声把鞋甩得好远，大喊：“累死我了”，可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各种舞蹈、模特或者是健美塑身训练，据说她的舞蹈很有功底。

“啪”一声鞋又被甩出好远。安齐用力地躺到床上。

“瞧把咱们美女累得，差不多行了，别累坏了。”肖丽说。

“周瑜打黄盖，你不也是天天去学散打？”欧楠反问肖丽。